

人民利益

好局长

营救

经费

给老许一千年

大奖

讹诈

◎ 刘明恒

等著

RENMIN LIYI

人民利益



◎ 刘明恒 等著

人民利益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民利益 /刘明恒等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5.5

(中国最新写实系列小说)

ISBN 7-5404-3505-4

I. 人... II. 刘...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0499 号

人民利益

刘明恒 等著

金在胜 编选

责任编辑: 汤亚竹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200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5

字数: 315,000

ISBN 7-5404-3505-4

1·2178 定价: 22.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人民利益 刘明恒

好局长 邓宏顺

营救 戴雁军

经费 若水

给老许一千年 王方晨

茉莉 孙志保

大奖 宋海年

信不信由你 宋宪民

讹诈 津子围

一

四六

八七

一四八

一七三

二二一

二九八

三二九

三六九

人民利益

■ 刘明恒

方金贵在远山县长途汽车客运站蜷曲了一夜，天亮的时候，他穿着皱巴巴的蓝卡中山服，拖着疲惫的身子，手里拎着一只黑色人造革皮包，向县首脑机关大院走去。这个皮包是十三年前，他当上致富典型户乡政府发给他的，皮包上印的那个“奖”字已经磨成黑灰色了，仔细辨认还能认出那个“奖”字来。这个皮包他一直用着，他一般舍不得用，进城的时候他才用。十三年来他上访的时候就一直提着它，里面装着状纸和各级领导批示的复印件。七点半钟的时候，方金贵趁人不注意溜进了县首脑机关办公大楼，躲进了一楼楼梯边上男厕所的一个厕所内，并把半截门反插上，这样别人就发现不了他了。方金贵今天着意要找到县委书记余德华告状。

县级首脑机关比不得省、市级首脑机关，省级首脑机关，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四大家，一家一个大院，家家都有警卫守门，像方金贵这衣衫褴褛的样子是进不去的，远远

地就被警卫拦住了，让你走开，或问明情况指引你去省信访局。而县级首脑机关四大家共一个大院，一个办公大楼，一家一层。大院门口设有门卫室，仅一两个门卫，说是门卫，其实也就是勤杂工，站岗、扫地、烧水、送信报、扯野草、传电话，一抹搭十杂，烧火带看伢。门卫空档是常有的事，你可趁人不注意溜进去。但溜进去了也不那么轻松，稍不注意被人发现就会被撵出来，还骂你是上访专业户，是疯老头子。

方金贵上访到县首脑机关已有十三年的历史，少说也有两百余次了。开始的时候，县委办、政府办、信访办还接待他，状纸收了，也呈交上去了，说是领导批示了就告诉他处理结果。然而十三年过去了，始终也没等出什么结果来。后来，他又到市里、省里，甚至中央去上访。上面也都有批示，责成县里处理。然而，一到县里就不了了之。上访多了，人被折磨老了，身体也折磨垮了，家庭也折磨穷了，他从一个致富典型户演变成了一个上访专业户，整个人也变成了一个叫化子了。

再进首脑机关，就被人看成上访专业户，看成疯老头子了。一些干部见了，他，老远就大声吆喝着赶他走，连状纸都不接了。在众多的领导批示中，县委书记余德华就有三次批示，第一次是他当分管政法副书记时写的，第二次是他当县长时写的，第三次是他当县委书记时写的。第三次批示是：雷斌（政法委书记）书记，此事已反映多年了，怎么还没查处？请安排人迅速查处，给老百姓一个答复。在方金贵心里，中央、省、市、县领导都很关心老百姓，就是下面的办事人员不得力。余书记的批示写得多好啊！他想，省委书记咱找不到，市委书记咱找不到，县委书记总该找得到吧！他还在电视上看到过余书记的面相呢！他那样子特别和蔼可亲，还常常在春节前后走访贫困户，给老百姓拜年哩！原来他也来找过余书记多次，总是给这个或那个干部从中插上一杠，都没能与余书记见见面。如果能直接找到他，一定能把自己的问题给办了。然而他又担

心，一个县委书记，日理万机，大事缠身，哪有闲空来管我这鸡零狗碎的小事啊！如果找不着他呢？如果找着他不理我怎么办？

但我这案子一拖十三年了，不给我解决我是死不瞑目啊！这种事就全县来说是小事，但对我个人来说可就是天大的事了啊！想到这些他下决心想试一试。方金贵听人说，找县里的主要领导最好是每个星期一的上午，这时候最容易找。一周的头天，余书记除外出开会外一般都要到办公室的，或参加会议，或几个书记碰头。于是方金贵头天起早床摸黑上路，从四十公里外的岩西村赶到县城，天也就黑了。为了省钱，他就在长途汽车客运站呆了一夜，饿了吃自己带来的煎饼，渴了喝厕所里的自来水。

方金贵告状告了十三年，要告的人是村支书的堂弟方玉堂和县人民法院执警队长万正奎。十三年前方金贵是远近闻名的柑橘专业户，他大兴柑橘，橘子丰收了，日子也开始富裕了。后来他发现，把柑橘贮藏到春节，运到城里去卖，价格可翻一倍多。头年凭这他就赚了两万多元。第二年，他除了自己产的柑橘外，还大量收购农户的柑橘进行贮藏，想大赚一笔。然而，好逸恶劳的村支书堂弟方玉堂，玩弄空手套白狼的把戏，全部买下方金贵的六万斤柑橘，仅付了一万五千元的订金。谁知到了腊月初六那天，一辆警车和五辆大卡车一窝蜂开来了。警车上下来几个穿制服的警察，动手要砸方金贵地窖里的铁门。方金贵一家人闻讯赶来阻拦。一个自称叫万正奎的警察举着手枪大喊大叫，说不管这地窖里的柑橘过去是谁的，从现在开始它就是姓万的了，谁要阻拦别怪我这手枪不认人。方金贵不顾一切地上前去论理，被万正奎打翻在地上。这时恰逢方金贵正在读高中的大儿子方学才回家拿粮食，给碰上了，再也无法忍受这一惨状，一头向万正奎撞去。失去人性的万正奎，一边用枪口对着方学才，一边高喊同伙拿铐子来铐人。村民们见状纷

纷上前相助，强行从万正奎手中抢出方学才。万正奎扬言要去学校抓人。无论方金贵和家人如何阻拦，万正奎等人强行撬开地窖铁门，把地窖里的柑橘抢劫一空。方金贵当日赶到县法院报案，法院听了他的报告，当即派了一个姓胡的经济庭副庭长，带了两名法警赶到现场察看，并听取了当时在场村民们的意见后，迅速作出了裁定：方玉堂无权转让柑橘。柑橘的所有权仍归方金贵。万正奎执法犯法强抢柑橘一事另案追究。然而第三天，当方金贵找到胡副庭长要求迅速追回柑橘的时候，胡副庭长却为难地对他说，老方啊，这件事我管不了了，你得另想办法。说完无可奈何地走了，留给方金贵满腹的疑惑和悲愤。因为万正奎扬言要去学校抓人，方学才吓坏了，不敢再去学校读书，背着父母逃到深圳打工去了，一直不敢回来。方金贵的老婆受了惊吓，加上孩子外逃不归，神经失常，几乎成了疯子。从此方金贵走上了漫漫上访路，一直上访了十三年啊！

方金贵在厕所里获得了不少信息，他晓得余德华书记在家里参加一个什么会，他还晓得余德华书记十一点钟要去招待所陪客，说是去陪一个什么检查团。方金贵听后不由得心里一喜。在厕所里久呆的滋味实在是不好受，刺鼻的尿臊味刺激着饥饿的胃，他忽地记起，早饭因为要赶着来见余德华书记忘了吃了。这时他不得不把煎饼拿出来蹲在厕坑上吃。在厕所里呆久了腰酸背痛，没人的时候他也站起来伸伸腰，由于经常上访，餐风宿露，染上了关节炎，站起来的时候关节钻心地痛。他怕老蹲在一个厕所会引起别人怀疑，趁没人的时候就更换一个厕所。有人拉门的时候他就咳嗽一声，示意里面有人。不知过了多少时辰，外面传来了杂沓的脚步声和人们的说话声，不少人拥进厕所里来了，敞足了的尿水射在尿池里发出一片“哗哗”的声响。从人们的说笑声中方金贵知道散会了。方金贵想不能再等了，得赶紧去找余德华书记，一旦他走了，自己不是白在厕所里受半天罪吗？想到这里他鼓足勇气走出厕所，不顾

一切地向楼梯走去。或许是在厕所里呆久了的缘故，他的关节不听使唤了，快上楼梯时“扑通”一下跌倒在地上，怎么也站不起来了。他一焦急，索性靠双手和膝盖骨的力量，一步一步挪动着往楼梯上爬。散会的人大概不是首脑机关的干部，都只是淡漠而好奇地看看他，又匆匆从他身边走过。他不敢抬头，他担心有人认出他来，抓住他把他赶出去。他爬呀爬呀，爬到二楼的时候，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像尖利的刺刀一样在前面响起：“怎么搞的，堂堂首脑机关怎么成了乞丐爬来爬去的地方！政府办、保卫科的人都干什么去了？”

方金贵循声望去，一下子惊呆了，这不正是余德华书记吗？是他，正是他，一副远山人民熟悉的面孔，只是这副面孔没有了一丝的善良和慈爱，有的是恼怒和睥睨。方金贵一下子怔在那里了，凝固了，屏住了呼吸，一双睁大的眼睛看到的是化为泡影的希望，顷刻燃烧起怒火，鬓角有一条青筋在跳动，嘴角抽搐着。他强忍着屈辱，还是挣扎着向余德华书记爬过去，一边爬一边大声呼喊：“余书记，我有冤啊，您要替我作主啊！”余德华一脸的严肃，将怜悯之心剔除得一丝不留，冷冰冰地说：“你要告状去信访办，去法院呀！这里是办公的地方，不是你告状的地方。”说完就被众人簇拥着走了。

这时从二楼政府办公室走出来几个干部，其中一个方金贵认识，他是秘书科王科长，只听到他说：“又是你姓方的疯老头子！”然后，就让几个年轻干部，不由分说地将他架出了办公大楼。

方金贵彻底地失望了，凄凉焦黄的脸上挂满了泪水，眼里全是浑浊不清的念头。远山的青天在哪里啊！他伏在办公大楼前的墨色大理石台阶上痛哭流涕，直到眼泪流干为止。方金贵被逼到绝路了，他决定到省电视台和省信访局去告状，把余德华书记一并告上。他早就听说万正奎是余德华书记的舅弟，但他不敢相信，一个县委书记能置法律于不顾，胆大妄为地去包

底自己胡作非为的亲戚。当官的一碗水不端平那还能当官？暂不说他包庇不包庇亲戚，单说他对百姓的这种态度我也要告他，他把咱老百姓当成什么人了？

二

从远山县城到省城有一百二十公里路程，坐火车最便宜的趟也要十一元钱。方金贵出来的时候身上仅带一百元钱，他这趟出来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呢！他想无论如何这次也要告出个子丑寅卯来。方金贵舍不得花这十一元钱，决定徒步走到省城去。这次出来前，方金贵到李花乡中学当语文老师的大侄儿那里去了一趟，让他帮忙出谋划策。大侄儿给他讲了当前的形势，说中央召开了会议，会上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口号，胡锦涛总书记还说了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话。去年，中央狠抓了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看来中央非常关顾老百姓的利益问题，这是个好兆头。大侄儿还把他的状纸拿去，结合当前的形势又重新进行了修改和润色，复印了二十份交给他。同时对他说，省电视台有个《共同关注》栏目，专为老百姓说话的，许多老百姓解决不了的难题，通过这个栏目曝光后解决了，让他也去试一下。临走时还把该栏目的通讯地址和热线电话写给他了。方金贵走到省城已经是第三天下午三点多钟了，省信访局这么多年他不知去了多少趟，一般下午没有什么主要领导在那里了，所以他决定明天去，今天先去省电视台。

循着交通警察的指点，方金贵四点十分找到了省电视台。他走上台阶却被卫兵拦在那里，好说歹说也不让进去。说这里是宣传重地，不许随便进入，让他给要找的人打个电话，他们让进才能进。方金贵没办法只好去旁边的公用电话亭，照着大侄儿写的电话号码拨了电话。一个女人的声音问他找谁。方金

贵说，我找《共同关注》栏目组反映情况，并简单叙述了自己的情况。那个女人听后很兴奋，让他在门口等着。一会儿，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出来了，喊了一声：“谁是方金贵？”方金贵受宠若惊地回答：“我就是！”漂亮女人就带着他向那腰间佩枪的卫兵指了指方金贵，卫兵一挥手就放行了。方金贵诚惶诚恐地跟在漂亮女人的后面，那漂亮女人来到电梯间门口，按下按钮，就面对墙壁而立，等电梯下来。电梯间门上方的显示板显示出楼层，28、27、26……一直到2。门开了，从电梯走出几个人后，漂亮女人走了进去，对方金贵招手，说进来坐电梯上去。方金贵赶忙向电梯间走去，电梯间两扇光亮亮的铁门突然从两边合拢过来；方金贵吓得叫了一声缩了回去。漂亮女人忙又把门打开，见方金贵的脸都吓白了，忙说快进。方金贵走了进去，拘拘谨谨地站在漂亮女人后面，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奇地看电梯内如镜般光亮亮的四壁，和头顶上如雪般亮莹莹的灯光。不一会儿他们来到28层。走进《共同关注》栏目组办公室，漂亮女人让方金贵坐下，还用塑料杯给他倒来一杯饮用纯净水。这让方金贵好生激动。他上访十三年了，从来都没有享受过这般待遇，他双手接过塑料杯放到桌上，两只手就不知怎么放了。这时他忙从黑色人造革皮包里一股脑儿把状纸和各级领导批示的复印件掏出来，摊放在漂亮女人面前，开始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漂亮女人听完方金贵的叙述，一下子激动起来，说：“老伯，我们正要抓这方面的素材。”然后，她就喊来一个小伙子，将他带进演播室，把他带来的状纸和各级领导的批示全录了像，还让他在镜头前把自己的遭遇重叙了一遍。录完像后，漂亮女人对方金贵说：“方伯，过几天我们还要到你们岩西村去采访，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方金贵说：“我家没有电话，原来有电话的，出事后把值钱的东西都卖了，电话也卖了，用来告状了。我把大侄儿的电话告诉你吧！”方金贵就把大侄儿的电话告诉了她。临走的时候，漂亮女人还塞给他

一百元钱。方金贵死活不肯收，说：“你能帮我把官司打赢了，就谢天谢地了，咋也不能要你的钱啊！”漂亮女人只好说：“方伯，你要不收下就是瞧不起咱了，那我就不去你那里了。”方金贵无可奈何收下了。

方金贵再走到大街上的时候，精神了许多，腰也直了许多。他心里想，我咋没早想到这一招呢？人家这些电视台的同志，才真正称得上是为老百姓说话的好干部啊！

晚上，方金贵又来到武昌火车客运站，这里是他到省城上访时经常夜宿的地方。热天在站前广场铺上两张报纸就可以睡觉了，没有人管。冷天他就溜进售票厅或候车室，在长条椅上靠一靠。人少的时候，还可以躺在椅上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人多的时候，没椅坐也能找块空地坐一坐。这里遮风御寒，加上火车客运站离省委、省政府、省信访办都很近，只有四五站路，走快点一个小时就可以走到，好多农村来省城上访的人都喜欢来这里夜宿，既省钱，又图方便。在火车客运站，南来北往的人很多，一些有钱的人常常把食品吃上一半就扔了，或者把一些不很新鲜的食物整包整包地扔掉，你可以大胆地捡起来吃。开始的时候，方金贵感到害臊，想捡又不好意思捡，稍一迟疑就被别人捡去了，自己很后悔。这时他就在心里骂自己混蛋。后来饿得实在不行了，他也不得不像叫化子那样去捡着吃。他捡起来的时候也不马上吃，而是用塑料袋装着拿到没有人注意的地方躲着吃。在这里他还认识了不少上访的朋友，譬如那个曾在天安门广场制造爆炸事件的崇阳退伍军人邓麒麟，就曾和他交谈了一宿。方金贵还劝说过他，他不知怎么还是去干了那当子哲事了，那当子哲事么样干得呢？那不是给共产党脸上抹黑吗？我总相信共产党是好的，腐败干部毕竟是少数地方，少数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做梦也莫想当致富典型啊！我的冤案无人管肯定是有原因的，但这也不能一股脑儿赖到党的头上，让党背冤枉啊！

现在是农历二月了，民工潮已近尾声。方金贵进到候车室之前，在外面的小街上转溜了一阵，他想买两个红苕充饥，谁知一个小红苕要五角钱，比馍还贵，他只好花一元钱买了三个馍吃了。方金贵溜进候车室的一角，将一张报纸铺在地上，背靠着墙坐下来。开始的时候，他想电视台的事，开始他蛮高兴，但后来他就担心起来了，他们说话算不算数，该不会糊弄我们这些乡下人吧？假如他们不去呢？自己这事不就又黄了？后来他就想着明天去省政府找领导的事，想来想去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就朦朦胧胧地睡着了，他实在是太疲劳了。晕晕乎乎中忽然他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开始他以为自己在做梦，后来他又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他懵懵懂懂睁开眼瞧了一瞧，看见了一位早年认识的上访者，他叫夏和平，忙坐直了身子。夏和平是为村支书占了他的宅基地的事来省城告状的。他那村支书也怪日毒的，占了他的宅基地不说，还不补宅基地给他，天下哪有这种事啊！就为这事他告了五六年，一直也没告发。他和方金贵是同年生，后来就成了上访的朋友了，互相亲切地称老庚。

夏和平说：“方老庚，你怎也来了，你那事还没着落？”

方金贵说：“唉，有着落我还来干嘛！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不是为了一口气，我干嘛要告这个状？已经搞得倾家荡产了啊！问题一天不解决就上访一天，我就不相信，共产党天下就没有讲公道的地方！你啥时候来的？”

夏和平说：“我来三天了，去了省政府，进不去，就又到信访局。信访局还是那几个人，还是那些说法，让我回去找县里。他们给县里打了电话，让我回去等消息。回去等有屁用！不过我打听到一个信息，后天省里有个常委什么的要来信访局接待上访群众，我还想去碰碰运气。”

方金贵心头一喜，说：“真的，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好兆头。我是今天下午到的，去了趟省电视台，那个叫《共同关

注》栏目组的同志对我可客气啦！又是记录，又是录像，看来今年我这官司有盼头了。”

夏和平说：“电视录像有毬子用！要想解决问题，还是要去领导，找大领导。你还知道那个叫铁锁的退伍军人吗？他被人诬告偷树，被派出所抓去打残了一条腿，告了多少年没告发，去年冬月，他在省政府门前断了一只指头，引起了领导的重视，问题给解决了。现在的一些领导对老百姓麻木不仁，不闹出点什么事来就没人管。”

方金贵说：“那代价也太大了，不划算啊！”

夏和平说：“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把我们这些老百姓的事看作鸡毛蒜皮的小事，不重视，不关心，能推就推，能拖就拖，找多了他还不耐烦。党的政策是好的，就是执行不到位，还变了味。所以我们要找就要找大领导。”

方金贵说：“那我们后天一起到信访局去吧！去早些。”

夏和平说：“这次我作好了充分准备，我做了一块牌子，上面用血写了四个大字‘血泪控诉’，到时我就把牌子举着喊冤，听人家说，这样效果好些，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引起领导同情。”

方金贵显得有些着急的样子说：“那我没准备怎么办？后天我只有把指头咬破，当场写到白布上。”

夏和平说：“那能写多大的字啊！不瞒你说，我那是用猪血写的，有瓷碗那么大一个字呢！四个字用了小半碗猪血。反正后天才去哩！明天我陪你到农贸市场去讨点鸡血、鸭血什么的来写，不就得了，谁管你是用什么血写的。咬破指头能有多少血呀！再说那也划不着。”

方金贵幡然醒悟，说：“这倒是个好法子，老庚，亏你提醒了我，就照你说的去办，只是这么做有些欺骗的味儿，心想着有些对不住领导，对不住党啊！”

第三天凌晨三点钟，方金贵和夏和平就赶到省信访局去

了。两个人并排坐在信访局门口，抢了个第一。到八点半钟的时候，就有四五十号上访者了。有工作人员出来进行登记，有点像专家坐诊。登了记你就可以坐到一边去了，到时挨个唤，唤到你的名字你就可以进去了。第一个登记的是方金贵，他让给了夏和平，算是对他关心的一种回报。

登记完了之后，方金贵和夏和平两个人把血写的标语牌摊放在信访局门前的水泥地上，夏和平写的是“血泪控诉”，方金贵写的是“冤！冤！冤！”，状纸放在血字标语牌下方。这一招果然吸引了一拨又一拨人，其中有一位提着录像机的记者，把方金贵的血字和状纸拍下去了，还向他索要了一份状纸。方金贵心里有些欣慰。大约九点钟的时候，一位瘦长的当官模样的人，在两位年轻人的簇拥下走进信访局。外面的上访者立即骚乱起来，有认识的人就说，这是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季毓民，也有人称他是季青天。

方金贵第二个走进信访局。站在季书记面前，忽然感到一种莫名的紧张，这种紧张使他身上的肌肉都颤栗起来了。不知是害怕还是激动，他颤颤巍巍地从黑色人造革皮包取出状纸和各级领导的批示，递到季书记面前时，忽然像被丢失的孩子找到了久别的母亲那样，满腹的委屈一下奔放出来了。方金贵双腿一软，跪倒在地上哭喊起来：“青天大老爷啊！我冤啊！我上访十三年了，总算今天盼到了您青天大老爷了，您可要为俺作主啊！”季毓民忙站起来，双手将他扶起，让他坐到椅子上把情况如实说来。方金贵用衣袖抹去泪水，开始伤心地诉说起来，一个工作人员在旁边认真地记录着。方金贵在诉说中严正指出，被告主犯万正奎的后台就是远山县委书记余德华，余德华是万正奎的姐夫。

听完方金贵的叙述，季毓民气愤极了，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骂起人来：“混蛋，这是什么法警队伍？这是什么共产党干部？

他们还有没有党性？有没有人民性？把一个致富典型户坑害成一个上访专业户、贫困户，罪过啊！”然后，他对那个工作人员说：“你把这份状纸认真看看，给远山县委发个督办电传，责成远山县委书记亲自处理此案，一个月内，不，半月内，把处理意见反馈到省信访局。”说完又安慰方金贵说：“老方同志，让你受冤了，这么多年我们对不住你，我向你作检讨，请你相信我们，一定能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案子处理好。”

没等季毓民说完，方金贵泪流满面，又一次向季毓民跪下说：“谢谢青天大老爷，谢谢季书记，谢谢共产党。”

三

县政府五号会议室正在召开四大家领导联席会，研究建设远山县人民广场的问题。远山县人民广场是余德华四大人民工程的第二大工程，这四大人民工程是人民会堂、人民广场、人民商厦、人民市场，这是余德华这一任的亮点工程、政绩工程。标准要求达到四个第一，即在全市十个县、市、区中，占地面积第一、建筑规模第一、造型设计第一、建筑质量第一。人民广场已经完成了评估设计任务，即将进入征地、拆迁阶段。恰在这个时候，建设部、国土资源部联合发文，要求严格控制占用国有土地搞超规模建筑，这下可把余德华急坏了，他立即召开四大家领导商量对策。现在正聚精会神地听取建设局和国土资源局局长的汇报。

正在这时，县委办秘书科长将一个蓝色的文件夹送到余德华手中，说了一句什么就走了。余德华利用空暇翻阅了一下，这是省信访局来访处的督办件。他只看了一下省纪委书记季毓民的批示，就把文件夹重重的关上，显出很不耐烦的样子自言自语地说，一个鸡毛蒜皮的上访案，用得着这么大动干戈吗？还点名要我亲自出马处理。尽管声音压得很低，还是惊动了前

后左右的人，大家睁大眼睛看着他。他发现自己失态了，忙说，没有什么。便又专心致志地听汇报。两位局长把情况汇报完后，余德华让大家针对这件事开展讨论。会上争论很激烈，形成了对立的两面，一方面主要是人大、政协的老同志，反对建大型广场，说贪大求洋建大广场超出自身财政承受能力，各单位承受不起。说各单位承受不起最终还是老百姓承受不起。全县人口只有三十多万，没有必要做那么大的广场。另一方面主要是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他们认为干事业就得有气魄，有胆量，不然就什么也干不成了，那还叫什么与时俱进啊！建人民广场是招商、融资、发展县域经济的需要。双方争持不下，最后等待余德华拍板定夺。余德华最后进行了归纳性发言，他用先抑后扬的表述方法，对两个方面的意见进行评议和梳理，最后得出四点结论：一是四大家领导要统一认识，毫不动摇地把人民广场建设好，建出流的水平来；二是在不违背上级政策的前提下灵活运用，将人民广场这个大项目，分解成一个小广场、三个小公园来申报，征地总面积不变；三是边申报，边扯线，边拆迁，边动工建设；四是资金问题，采取几个一点的老办法解决，即财政挤一点、找上面借一点、找下面筹一点、建筑老板带一点。当然建筑老板带资是大头。最后他强调，不管有天大的困难，先咬紧牙关建起来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嘛！我们总不能因为穷就不生仔吧？这时就听见有人轻声说，你余德华借一屁股债，到时你拍屁股走路，谁来了倒楣，你那屁股让人家八辈子也擦不干净哩！这话不知余德华有没有听清楚，反正他发了脾气。他说：“谁在下面嘀嘀咕咕？有什么意见拿到桌面上来说。”会场上立即噤若寒蝉，没有一点声音了。

散会之后，余德华把县纪委书记刘昌盛叫到他的办公室，将省信访局的督办件交给他。余德华早已在附笺上签下了自己的意见：请刘昌盛同志牵头，从纪委、政法委、法院、公安局、信访办各抽一人，组成专班，调查处理这个案子。半月之